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六

左編

亂類

晉桓溫子玄

桓溫譙國龍亢人宣城內史彝之子也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初蘇峻之亂彝守宣城力屈爲峻將韓晃所害江橋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橋已終于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

溫備溫詭稱平賓得進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
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
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
礫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
濟之事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
勿以常人遇之常嬌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
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溫爲荊州刺史假節時李勢微
弱溫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大
后臨朝溫將發上䟽而行朝廷以蜀險遠溫兵寡少

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將佐亦以爲不可江夏相袁粲
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
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
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
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
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
富饒戶口繁庶諸葛孔明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
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關覲此似
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
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溫

軍至青衣李勢大發兵遣叔父福從兄權將軍督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于江南以待晉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橋渡向犍爲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溫三戰一捷賊衆散間道歸成都督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

沙頭津濟北至溫已軍于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
勢於是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
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
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勢乃
面縛與觀請命溫解縛焚觀送於京師溫停蜀三旬
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
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
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溫既滅蜀威名大震朝
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并其人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
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寢相疑貳

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憂，相繼而起，以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善，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上疏今寇賊未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義，悲慨彌深。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

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入武關。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進擊青泥。破之。溫進至灊上。秦主苻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得一巧作老嫗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惜然而泣。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櫛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

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出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寔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晉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進溫征討大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將軍蔡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通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條。泫然流

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犢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歿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

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還軍之後，豫青究復陷於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隆和初，燕寇逼河南，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疏上，帝優詔答之，加揚州牧、大司馬、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辭，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還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列，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以溫弟豁兼領荊揚等州軍事，以郗愔爲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三月溫請與邳愔及刺史桓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機。乃遺溫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愔箋。自陳非將相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已所統。溫得箋大喜。卽轉愔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兖二州刺史。四月溫帥步騎五萬發姑熟。自兖州伐燕。邳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邳超固

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穀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溫又不從。溫遣將攻胡陸。拔之。燕主暉以下邳王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于林渚。七

月溫至枋頭。暉及大傳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師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暉又遣使請救于秦。堅遣將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于申胤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逡巡高岸。一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臣必不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垂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

人故經
不可明
此

可乘之會。反更道。還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
全勝。若糧廩愈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
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
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騰又擊斬之。溫軍奪氣。初
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
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侍
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郢帥州兵
五千斷溫糧道。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
兵遇。宙曰。晉兵剽輕。怯于陷敵。勇于乘退。宜設餌以
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

棄而走。晉兵追之。愷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兵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

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於譙，火破之。歟者復萬計，散卒屯于山陽。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請爲百口計。盛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驛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覓本不同，遂兩存之。初，溫甚耻於枋頭之敗，歸罪于袁真，表廢爲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符堅。慕容暉袁真病歿，其

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符堅並遣軍援
溫使督護竺瑾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
理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
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符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
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
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
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
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意欲立
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
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

未也。久之，超就溫宿，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于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懾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太威權。」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怵，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于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溫自廣陵將還，姑熟，屯于白石，詣建康，謁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是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傳屋燒香，內侍獻云：「外

有急奏太后出倚門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卽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溫表晞聚納輕剽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初殷浩卒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欲去之逼新蔡王晃詣舊堂自刺

唐新蔡王
林武慶同
反

八編類纂

卷三六

稱與晞及殷涓長史庾倩、橡曹秀、舍人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晞。詔曰：「悲惋惻怛，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殷涓等皆被誅。庾倩飲酖死。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霸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乃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諺曰：「老

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溫之謂矣帝詔溫依諸葛故事
甲仗百人入殿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遠
拜溫驚曰安后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
揖於後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
意帝便泣下數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詔進溫丞
相留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十二月溫奏
廢放之人屏之於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
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
特封王溫奏封海西郡公常懼廢黜因郗超在直而
問之超以百口保温無此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

謝安常與王坦之共詣超，日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二年三月，遣王坦之徵溫入輔，溫復辭。夏四月，徙海西公于吳縣西柴里，勅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溫弑海西公，并其母與三子皆殺之。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使人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臬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初，文帝欲詔溫依周公居攝，右衛將軍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

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副所望。故甚憤怨。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何遂靈見。旣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殯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爲溫所廢。歿涓不諳溫。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爲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熟。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綴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

時年六十二。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謀息。沖卒代溫鎮姑熟。旣居任，盡忠帝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于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恐以哀悅成疾。當呈此箱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桓玄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旣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恃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

情未以爲久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顗爲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世無不響應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歿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廣州刺史假節

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尅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旣歿庾楷戰敗奔于玄軍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邾左衛將軍桓修冲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

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例或
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州刺史以佺期爲雍
州刺史以修爲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
牢之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詔仲堪回軍仲
堪得詔書大怒趣玄佺期進軍玄等喜于朝命欲受
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洲南歸遣使告諭蔡
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族汝餘口
佺期步將劉系師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
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旣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
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玄

質屯于潯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修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仲堪親黨勸殺之，不聽。及還潯陽，資其聲施，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佞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佞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取玄。仲堪惡佞期兄弟虓勇，恐尅玄之後，復爲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佞期有異謀，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處玄跋扈，遂與佞

期結婚爲援、初玄旣與仲堪、佺期有隙、桓慮掩襲、遂
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
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玄、
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
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邁屯于北境、以
遏佺期、佺期旣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
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
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
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旣至以爲諮議參軍、玄於是興
軍西征、亦聲玄、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

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使仲堪收揚
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旣欲兩全之，旣得玄
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
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賑恤饑者，倉廩空竭。玄乘其
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
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佗期爲已前鋒，乃授以江
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遽
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
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
計，爲兄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旣至巴陵，仲堪遣

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襲。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擊玄，玄懼其銳，乃還軍馮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三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

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
達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
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
勤王實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
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
陽遣桓振馮該等戍淦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
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
玄皆畱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顧祥
以爲已瑞初庾楷旣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
右將軍玄旣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

恐事不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奉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遠討已可得畜力養衆觀變而動已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畧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畱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旣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

有廻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指謀泄。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割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楊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

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遂太傅參軍荀遜前
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以劉
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
乃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使子敬宣說劉裕暴
兵裕以桓玄新得志不從而參軍劉襲亦曰事之不
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恭近日反元顯今復
反玄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
之懼遣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泄
爲玄所殺乃北走新洲縊歾敬宣至不暇哭卽渡江
奔廣陵將吏殞之歸葬丹徒玄命所棺斬首暴尸于

市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
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自
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雋賢京師
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損宰輔於是朝野失望人不
安業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
許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上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
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併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
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廻復
異造華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
好奇異尤喜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

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遷
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初玄恐帝不肯爲
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
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
僭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
壇篡位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相王儉之曰建
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
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裕率義軍至竹里玄
移還上官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
兖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

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
裕等遇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
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
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
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
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
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
何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
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負
油帑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

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障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鮑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閘中所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

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特奔
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叅軍費恬送弟璠喪葬。
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
入蜀。玄從之。達枚回州。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
玄嬖人丁仙期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歿。玄被
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
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
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璿等
五級。庾頤之戰歿。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
至江陵市斬之。

北魏爾朱榮

魏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爲氏焉正光中四方兵起秀容人乞伏莫干等反榮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榮率衆至肆州刺史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時胡太后再臨朝嬖佞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蜂起榮勢強盛魏朝憚之榮用高歡計常與元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佞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

逼鄴城，表求率精騎三千更援相州。太后疑之，報賊勢已衰，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畧，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汴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併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動兵招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紇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

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紇等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帝暴殂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旣而下詔稱潘克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太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釗卽位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宴駕春秋一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率鐵騎赴哀山陵剪誅奸佞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于今矣榮乃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

行皇帝熄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
見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
親推其明德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
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蒼
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
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
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
奉爲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
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
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卽位詔

以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
令領軍將軍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
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賈穆之言謂天
下乘機可取乃誦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
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四向圍之
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
皆歛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
城王霸城王等俱出帳榮先遣其黨在帝左右相與
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卽害彭城
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重太后及

少王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風
遂臨以白刃唱曰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陳
西李神高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
國中耻從是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
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旣滅爾朱氏興
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
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
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
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
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

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光明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熱寢。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塋曰。昔文公在秦懷羸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高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

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沸騰遂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率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願隨便安

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師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太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關。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雋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開補定州曲陽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縣。更擬人。榮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於忿怒。神雋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啟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倚角勢。上不卽從。天穆入見。論

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
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故數人爲州，
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
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策聞大怒曰：天子由
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
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
便如此。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
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或曰：卽今天下便是無
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
畏餘人怪，遂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

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及見西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錫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昭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未

向京言看皇后免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武、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過與朝士書，任畱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切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

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言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奚毅又見求問帝卽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武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微又曰榮慮殿下終爲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

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帝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太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上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歟猶須爲況未必歟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歟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毅榮天穆卽赦其重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

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
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
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王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刃
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
光明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
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
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卽向陳留王
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
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
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光明殿東序中

西向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故皆左右去雷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呼聲滿京城。旣而大赦。子文畧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張永興馬上彈琵琶十餘曲。試使文畧寫之。遂得人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子其慎之。文畧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畧十

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畧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賄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三銀鼎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訥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畧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爾朱兆榮從子榮斌兆自汾州據晉陽彥伯仲遠世隆度律榮從弟仲遠徐州刺史榮斌仲遠自滑臺率衆向京師榮斌時世隆自京師

奔河橋。天光榮從子雍州刺史榮威自關中率衆向洛陽。爾朱榮之誅也。是夜爾朱世隆出自部曲走屯河陰。世隆欲還。北司馬子如曰。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強。不敢叛散。世隆從之。攻河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高昂從榮至洛。榮死。魏主引見勞勉之。其兄乾亦自冀州馳赴洛。魏主以乾爲河北大使。昂爲直閣將軍使。歸集鄉曲爲形援。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鄴豪傑。能令士卒

致成京師倘有變可爲朕河上揚塵乾垂涕受
昂援劍起舞誓以必成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
胡騎一千皆白服來郭下魏主遣人謂之曰太原王
立功不終因圖鸞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
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
胡皆痛哭聲振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一日得
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不克世隆亦收兵北遁
詔行臺源子恭鎮大行丹谷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
朱兆聞榮成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
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卽位世隆兄仲遠亦

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
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羣臣有獻策者輒勒勿納又
斷財貨賞賜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十一月
仲遠陷西兗州賀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兆遂輕兵涉
河騎叩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
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撲殺
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惠等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
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
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
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範豆陵步蕃襲秀容至是步蕃

南下兵勢甚盛光留世隆鎮洛陽亟遣晉陽以祭之
遷魏主於晉陽竟弑之三級佛寺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七

左編

亂類

梁侯景

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權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鄉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

秦亦將不歸得秦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秦請兵三萬橫行天下須要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任唯智謀時歡步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常輕之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行臺郎

魏書
卷之七
法

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使請舉函谷以東還丘以西荆襄以北十三州內附上表求降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位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充請救于西魏西魏遣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于司州刺史羊鴦仁鴦仁遣兵至汝水魏兵夜遁雅仁乃據懸瓠時景將有北歸者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閭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

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三邦楊旌北討熊豹孫查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鵲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彭城以貞陽侯蕭淵明爲都督淵明軍敗見俘景乃遣王偉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其兵力使還主魏須渡江許卽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初歡疾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

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畱以遺汝。及景叛。澄遣紹宗討景。景初聞遣諸將。無不爲所輕者。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解卑兒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與蕭淵明戰於彭城。景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然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以此被擒。及紹宗追景。景士卒數

萬人馬數千匹，還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陳。景閉壘，俟風止，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克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光軍于水北，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射光馬洞，貫光易馬，隱樹傍，又中之。退人千軍，走。

入譙城，儀同段韶夾渦而軍，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相待連月。梁太清二年春，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各率所部降紹宗，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縱之。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爲監州，韋黯所不容，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

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黥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黥曰既不奉勅不敢聞命景乃遣徐思玉入見黥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黥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我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闔外之畧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黥乃開門納景景執黥欲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使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卽授南豫州刺史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南

狡之才。荷高歡。卯翼之遇。歡墳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受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能用。是時以鄱陽王範鎮壽陽。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鄱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言曰。貞陽

八續集卷之三
旦至侯景夕返又請娶于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
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
募爲軍士輒停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
士又啟求錦萬匹爲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
錦署止充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
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
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
絕是時貞陽侯淵明遣人奉啟還梁述魏人請追前
好許放之還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景聞之懼馳啟
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又聞遣徐陵使觀不知

所爲元真知景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
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少忍真益懼奔還建鄴且以
事聞以真爲始與太守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
通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
啟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因
謂範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並抑不奏聞景
所以奸謀益果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
要結曰大王亦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願思立
效正德大喜許爲內應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
州城內集其將帥登擅軟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

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爲辭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畱僞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破譙州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遇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鎋降鎋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至禍若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使鎋爲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武帝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遂寢其議十月蕭正德先遣大船

數十艘偽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渡慮王質爲梗
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
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浙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
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
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卽分襲姑熟遂至慈湖於是
詔以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羊侃爲軍師
將軍以副焉景至朱雀航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
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
皆用爲袍采色尚青永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
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

引射誅
之罪

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開航始除一船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正德游軍復閉航度景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洵懼石頭降景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景射啟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卽歛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誅异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汰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官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官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

燿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皆碎破
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以樁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
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旣不赴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
外城內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
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紿言景
已梟首景守將棄城走壽陽鐵得入遂奔壽陽十一
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卽僞位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
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
盡落城陷景使將率數百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
內文武保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初景

慶

至都便唱云武帝已宴駕雖城中亦以爲然簡文處
人情有變乃請上與駕巡城乃幸太司馬門城上聞
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骨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
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
下皆親舂餼樂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
米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
以甲士三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人夜踰城入密
啟言狀簡文以啟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
南王鎬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
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殊異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

卽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擒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槌胃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知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命具舟石頭。將北濟。景黨任約曰。去鄉萬里。走飲何之。景乃畱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

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是日，鄱陽世子嗣襲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壘，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歿積城下，賊又掘城東面角，城中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朱寔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

御街並爲洪波矣。十二月封山侯正表以鍾離叛。附
侯景立柵以斷援兵。帥衆襲廣陵。南兗州刺史南康
王會理襲破之。正表遂降於東魏。是時將軍羊侃卒。
城中益懼。三年正月。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
粲。南陵太守陳文徹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瑋之
高又濟江。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樓望之。見
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
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
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
自是賊乃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自東道集于南崖。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赴援。管于洲子岸
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衆繼至。旣而鄱陽世子嗣
羊鴉仁等率衆渡江，攻破賊東府城。前據遂管于青
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
食稍盡，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
俟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黃金銀。邵陵王綸、柳仲
禮甚於讐敵，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旣而
中外斷絕，有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勅於中。是時
城中圍逼，旣久，厭味蝟絕，簡文上廚僅有一肉之膳。

軍士煮琴燠鼠，捫雀食之。殿堂舊多鵠，群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益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飮焉。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醎，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寶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疾疫者大半。初，景之未渡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矜愚，將爲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讖。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異，異漸憤。

發疾卒帝痛惜特贈僕射時景軍亦饑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或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未若乞和洽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旣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旣無勤王之師今欲便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

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王偉入城爲質，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韶與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蕭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蕭退率衆三萬，至于馬巾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率勒聚南岸，劬遣北兵並進江潭苑。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啟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鎮、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卽以奉還朝廷。時湘東王繹師於

鄂州之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
憺頓江津皆淹留不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王欲旋
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
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
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
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
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
之効又聞城中凶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
等兵又得城中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
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生陵穢宗廟今日

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
曰陛下崇飭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恠爲嘉。頑以天譴
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玉莽之法也。以鐵爲貨。
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
倫之化也。豫章讐父。邵陵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
圖。四民饑餒。乍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
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幾。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
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邵陵所在殘破。湘
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伏願
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

之燥則萬姓幸甚。梁主見啟慙怒。三月以景達盟舉
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振甲者二萬餘人。
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
千人。率皆羸懦。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
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
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
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
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
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
以爲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

不忠不孝。賊何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鶚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爲景所敗。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助熊曇朗夜引景衆登城。堅弟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啟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升殿拜訖。武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國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

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人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謂，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既而景屯兵西洲，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援軍並散。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鵞仁等並開營降賊。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請以朱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皆在此物。景又請以文

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退。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時東揚州刺史蕭太連據州與興太守張嶧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殺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

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
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簡文帝綱大寧
元年正月邵陵王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
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
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三月
侯景取梁主之女深陽公主甚愛之景請簡文禊宴
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
以下並令走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及發景卽與深
陽主共擬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景又
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車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

于洛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迎拜景與其僞儀同
索超世等西向坐深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
聞絃竹悽然下泣上乃命景起舞景卽下席應絃而
歌上顧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舞
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
念臣臣何至此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
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
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芟實荇花所在皆薈草根禾葉
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歿山澤其絕粒久者易
商飢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

相交枕籍待命聽終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
請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
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是時
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都陽王範據益城與江州刺
史蕭大心相犄無復討賊之志大心築壘稽亭以備
絕市糶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歎憤恚而
卒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
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綸遣其子瓚
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
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

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久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磧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爲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降于齊。據汝南城，魏將楊忠攻破城，執綸殺之，投尸江岸。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東昌王會理謀誅王偉事泄，被殺。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

逆謀大寶二年是年齊高洋篡東魏稱帝景遣朱子
仙襲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旗聯千里江左
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次巴陵王僧辨沈船臥鼓若
將已遁景遂圍城繹遣將軍胡僧祐大破之禽其將
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辨
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
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
人爲戲耳百姓雖死不從之八月景乃廢簡文幽於
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卽帝位改元爲天正元年初景
旣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旣而

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迷借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豈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神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諫不可、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爲、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十月、王偉說侯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因使偉弑之、謚曰明帝、景司空劉神茂等、以東陽歸順、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尋又矯蕭棟詔、禪位、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元帝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

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遂
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久方起
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州
將卒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齋
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內不出舊將
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大懼僧辯
及諸將遂於石頭西步上連營立柵至於落星墩景
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陳霸先
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與
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騎棄稍執刀左右不動衆遂之

潰景既退敗不敢入宮。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
王偉按劔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衛士卒
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芻蕘揚名
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
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
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遠
巡嘆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與百餘騎東
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臺城門開。
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
三軍編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收圖。

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崩守塵蕪都下兵迫有遺書並
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少相扶競出緣渡淮玉琳杜
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呼徹於石頭僧辯謂爲有
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以
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
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
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旣而侯瑛
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殺之送玉僧辯景不
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千單舸走推墮二子于水自渢
潰入海景納羊侃之女孫爲少妻以其兄鵬爲車直

都督待之甚厚，隨景東走，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北走。已卯，景晝寢，鵬與海師云：「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州，景覺大驚，將走廣陵。鵬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至于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鵬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鵬以稍刺殺之，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與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手送于齊。暴景尸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旣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爲

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
並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王偉被擒送至
江陵獄中上五百餘言詩偉通周易有文采湘東王
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
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
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剗腹
而殺之

隋宇文述父子

隋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也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負荊關

兩軍趨丹陽，述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擒，而蕭獻
蕭獻據東吳地，述領軍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
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受子化及
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
奏爲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
「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
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
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
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

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
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
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
述情好亦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述與北軍至
鴨渌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
會乙文德來詣其營述先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
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
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關便北述一日
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
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

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及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渌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將軍來護兒屈突通等躡之。至閼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陳徃至懷遠。

而還突厥之圍雁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
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
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
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門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
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
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述流
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
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
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
耳帝泣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

焉。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太子舅昭訓及舅
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
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
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鞞於後角上
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爲許公
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
乃以製袂頭巾令深栢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栢勢
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
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

已罷殺
人

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畱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宇文文化及，述長子也。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賀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煬帝卽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公主赦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死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至洛口，煬帝懼，阻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

截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卒欲叛未審遣校尉
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搆逆其所善武貢郎將元禮
直闇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
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
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
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
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慮虔通曰正恐旦
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
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
鷹揚郎將孟景直長許弘仁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

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交。於坐中輒論叛計。又趙
行樞先交智及勲，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
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卽共見德勘，期以三
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却十二衛武馬擄掠居人財物，
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
此帝王業也。」德勘然之。行樞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
告化及。化及性驚怯，初聞之大懼。義寧二年三月一
日，德勘更譎詐以脇驍果，請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
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
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醢毒酒，因享會盡鴆。」

殺之獨與南人畱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黻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鎗至夜三更德勘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侯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勘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狐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

化及怯甚
此事疑易
撲滅隋無
人無偏至
此故

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卽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勸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

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雷秦宗王子浩立以爲帝
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化及
於是入據六宮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
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啟狀與奉義方祿世良愷等參
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車牛得二千兩並載
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
軍始恐德勘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
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
難因與其黨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勘爲
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勘及支黨殺之引兵

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尚書令元文都推越王
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
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
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
戰於童山。遂入汲，郛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
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
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畧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
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
萬，北走魏縣。張愷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
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於

是鵠殺浩，僭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趨聊城，將招攜海傍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還。寶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擒化及，悉擄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陘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兇好與人羣聚，習放廢。

人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丞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一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織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忿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克悖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而竇建德獲而斬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